

一份報紙的抗戰

6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公報用前所未有的特大字號報道「日本投降矣！」這一天的大公報成為國家一級文物。在密蘇里艦的日本簽降儀式上，三位中國記者中有兩位來自大公報。朱啟平撰寫的《落日》成為經典名篇。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造訪大公報館，親筆寫下「為人民服務」。戰後七十多年，大公報長期觀察與思考中日關係。大公報在香港組織抗戰勝利紀念論壇、展覽，為港人提供了鮮活的記憶樣本。一份報紙的抗戰，記憶歷史，影響當代，啟迪未來。

大公報記者 馬浩亮

見證「落日」 守望和平

「日本投降矣！」 超大字號慶勝利



▲一九四五年重慶讀者搶購報道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報 資料圖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公報用前所未有的特大字號報道「日本投降矣！」這一天的大公報成為國家一級文物 紀錄片截圖



▲重慶大公報館 資料圖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廣播了天皇的《停戰詔書》，瘋狂的戰爭機器終於停止運轉。此前，消息已經在重慶新聞界流傳。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特意與刻字師傅商量，鑄刻了幾個超大的字。十五日清晨，讀者看到了帶有驚嘆號的超大標題——《日本投降矣！》這個大大的驚嘆號呼應的是——當天，在全國各地，無數人的悲喜交加。這是不眠之夜。

十六日的報紙上，讀者又讀到了一篇喜淚交零的社評：「日本投降了！抗戰結束了！在全國八年苦戰之餘，得見這勝利的偉大日子到來，我們真是歡欣，真是感激，在笑臉上淌下淚來。」重慶市民王大力至今對那一刻記憶猶新：「當時街上遍街都是那些賣報的，一邊跑一邊喊：『號外！號外！日本投降了！』老百姓聽到以後，都從商舖裏、家裏跑出來，爭先恐後地搶買號外。」大公報和讀者在同樣的氛圍中相互激盪，共同完成了這個大大的驚嘆號。

朱啟平記錄日本簽字投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人們懷着激動的心情，見證一個期待已久的歷史時刻。這一天，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艦上，日本正式向盟國簽字投降。現場的三個中國記者中，有兩人來自大公報，一位是朱啟平，一位是黎秀石。黎秀石隨美國陸軍從緬甸趕來。朱啟平隨美國海軍經歷了長達一年的奪島苦戰。他先後去過硫磺島、塞班和琉球，目睹了那裏發生的慘烈戰鬥。

在密蘇里艦上，兩位剛剛目睹了戰爭和死亡的「戰友」來不及寒暄，他們要將這歷史的一幕詳細記錄下來，分享給千千萬萬不在現場的中國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十分，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密蘇里」號上，離開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向聯合國投降。這簽字，洗淨了中華民族七十年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莊嚴、肅穆，永誌不忘。

麥克阿瑟執稿在手，極清晰、極莊嚴、一個字一個字對着擴音機宣讀。日本代表團肅立靜聽。重光葵掙扎上前行近簽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仗椅邊，除手套，執投降書看了約一分鐘，才從衣袋裏取出一支自來水筆，在兩份投降書上分別簽了字。

朱啟平認真地記錄着簽字的過程：「這一幕，後來永遠定格在歷史記憶中。全體簽字畢，看表是九點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寇製造瀋陽事件，隨即侵佔東北；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十八分。

現在十四年過去了。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天網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謂歟！」他給這篇文章起了一個簡潔的標題——《落日》。

毛澤東題寫「為人民服務」

為了推動抗戰後的和平建國，大公報率先在全國呼籲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共商國是。中共代表也一直在這報紙保持着密切聯繫。

「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了，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裝，蓄髮，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大公報記者彭子岡在重慶九龍坡機場第一次親眼見到了毛澤東。她用女性的細膩筆觸記錄下每一個細節：「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這是他的新裝。『很感謝』，他幾乎是用陝北口音說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複這三個字。」

重慶談判，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濃墨重彩的大事。彭子岡在現場的記錄，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記者像追着新娘娘似的追進了張公館。毛先生做了外衣，又露出裏面的簇新白綢襯衫……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九月五日，在紅岩新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毛澤東接受了王芸生的採訪，闡明了中共希望以政治談判解決國是的主張。後來，毛澤東造訪位於李子壩的大公報，為報館職工欣然題寫了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

恢復在港出版 弘揚愛國精神

對大公報來說，事業正全新開始。報紙在上海、天津恢復出版，總館從重慶搬到了上海。一九四八年，胡政之再次回到香港，主持在這裏恢復大公報。香港大公報恢復出版僅一個月，胡政之就因病在上海去世。香港的事業，留給了老員工費穆民負責。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會見香港大公報社長費穆民，在談話中周恩來肯定了大公報的三點貢獻：第一，是愛國的；第二，是堅持抗戰的；第三，為中國新聞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很多大公報老員工後來也從內地來到香港，他們充實了大公報的實力，推動了香港的文化繁榮。其中，包括著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和金庸。金庸在大公報工作了十二年，他的武俠小說最初在大公報旗下的《新晚報》發表。

一九四八年初我們到香港大公報來。大公報那時有四個地方，在重慶有一版，上海有一版，香港有一版，所以集中了很多人。當時周總理就這樣說，大公報是供給人才的兵工廠。」

大公報與香港讀者一起經歷了苦難和辛酸，也共同經歷了香港人一手一腳打拚出來的繁榮，得到了各界讀者的認可。「中學的時候，第一篇投稿到報紙的文章就是在大公報。」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我們國家對香港的政策，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發揮的作用，準確地掌握國家現在的發展，都從大公報可以得到。」

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說：「大公報在香港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報紙。不單歷史悠久，而且充滿愛國主義精神，作出很多的貢獻，在香港發展過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啓剛則表示：「回看大公報的歷史，這種效忠國家、為中國人民爭取權利、爭取社會地位的精神非常可嘉。」



▲一九四八年胡政之（前排右一）等赴香港恢復大公報香港版，與同仁攝於淺水灣 資料圖片

【專家評說】

著名作家、報人 金庸

大公報集中了中國很多人才，當時周總理就說：大公報是供給人才的兵工廠。

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陳昌鳳

大公報從創辦起即滿懷社會擔當，是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文人論政的典範，表達了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對中國新聞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文章報國歷經百年 立足香港繼往開來

抗日戰爭已過去多年，但成立於一九〇二年的大公報對戰爭的記憶和對讀者的影響從未停止過。一九七八年，朱啟平來到香港，加入香港大公報。就是這樣一個寬厚溫和的人，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教科書，多次撰寫文章予以猛烈批駁。而在青年時期就在天津大公報著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王芸生，晚年擔任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一九七六年曾訪問日本。他的作品影響了日本很多學者去重新認識歷史。

二〇一五年六月底，香港紀念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大型活動在國際會展中心舉行。香港大公報作為活動承辦方，邀請了來自各界的代表。同時，一項名為「香港中學生重走抗戰之路」的社會活動啟動儀式在這裏舉行。在大公報的精心組織下，近百名香港學生利用假期到全國各地參觀，以了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歷史。

當代中國在和平環境中贏得了長足發展。但是，人們依然在通過各種方式回顧那場戰爭，緬懷在民族救亡偉業中作出了巨大犧牲的一代人。這份報紙，在戰爭期間六次搬遷，先後捨棄了五個報館，但它存活至今，是中國抗戰的歷史見證人。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大公報社評中有一段話：「抗戰爆發以來，財產受損失，同仁奔波，而這些人可能貢獻國家者，只是幾支筆與幾條命。」今天，人們仍然以這份報紙為舞臺，講述中國人不屈的愛國抗戰精神。這種精神，已滲入到這份報紙的血脈中，延續着犧牲者的拳拳之心。

落日

日本投降後第一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廣播了天皇的《停戰詔書》，瘋狂的戰爭機器終於停止運轉。此前，消息已經在重慶新聞界流傳。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特意與刻字師傅商量，鑄刻了幾個超大的字。十五日清晨，讀者看到了帶有驚嘆號的超大標題——《日本投降矣！》這個大大的驚嘆號呼應的是——當天，在全國各地，無數人的悲喜交加。這是不眠之夜。

十六日的報紙上，讀者又讀到了一篇喜淚交零的社評：「日本投降了！抗戰結束了！在全國八年苦戰之餘，得見這勝利的偉大日子到來，我們真是歡欣，真是感激，在笑臉上淌下淚來。」重慶市民王大力至今對那一刻記憶猶新：「當時街上遍街都是那些賣報的，一邊跑一邊喊：『號外！號外！日本投降了！』老百姓聽到以後，都從商舖裏、家裏跑出來，爭先恐後地搶買號外。」大公報和讀者在同樣的氛圍中相互激盪，共同完成了這個大大的驚嘆號。



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 央視宣傳海報